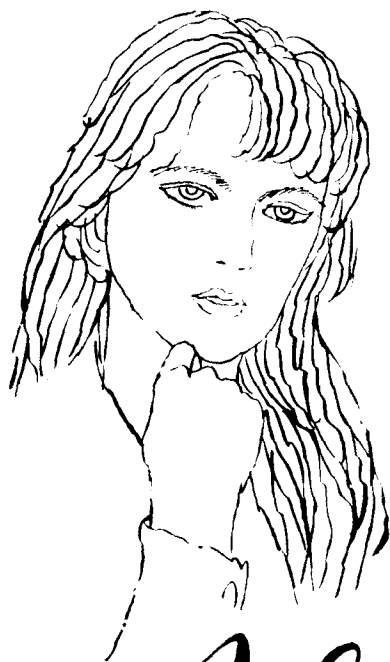


一无所获

〔西班牙〕卡门·拉福雷特





〔西班牙〕卡门·拉福雷特著

顾文波 卞双成 译

一无所获

Nada

江苏人民出版社

CARMEN LAFORET

NADA

根据巴塞罗那行星出版社 1977 年
《现代经典著作选》第十二版译出

一无所获

(西)卡门·拉福雷特著

顾文波 卞双成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淮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875 插页 1 字数 150,000

1982 年 9 月第 1 版 198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4,000 册

书号: 10160·590 定价: 0.57 元

责任编辑 陈肇芬

前 言

卡门·拉福雷特 (Carmen Laforet) 是西班牙当代女作家，一九二二年生于西班牙巴塞罗那。《一无所获》是她的成名作，小说于一九四五年发表时，她年仅二十二岁。

《一无所获》以第一人称叙述了一位少女的追求与幻灭，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批判了战后西班牙社会的黑暗。主人公安德烈娅是父母双亡的孤儿，她摆脱了表姐的严厉束缚，怀着寻求生存自由的渴望，从家乡来到巴塞罗那求学，寄居在外祖母家中，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西班牙内战以后的巴塞罗那，呈现着一片颓败景象，到处是断墙残垣，到处灰蒙蒙、死沉沉的，犹如一具僵尸。至于那光怪陆离的商业广告，喧嚣豪华的富家宴会，只不过是这具僵尸脸上的一点脂粉罢了。安德烈娅的外祖母家原是富商，而今已经败落，陷入了贫困绝境。贫困逼得人们精神变态，完全撕裂了家庭成员之间的骨肉之情，他们不停地争吵打闹，无情地相互倾轧迫害。安德烈娅就是在这样一块社会舞台上徘徊、挣扎，追求自由。

安德烈娅首先遇到的是姨妈安吉斯蒂阿丝更加严厉的管束。这个假正经的女人用一整套的清教徒教义和贵族伦理道德桎梏着安德烈娅的精神和行动，使得她动辄获咎，失去了一切自由。这预示着安德烈娅的追求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幻灭。

姨妈出走了，安德烈娅满可以自由了，然而她却更深地

陷入了这贫穷、愚昧、混乱家庭的重重包围之中，窒息得难以喘气。从姨妈手里继承下来的一小块天地马上被舅父胡安占领了；她终日得在人们的鸡吵鸭斗中周旋；她要从菲薄的助学金中向舅父支付早餐费（由于外祖母的说情，房租费免了）。她从这个家中能得到的，只是外祖母偶尔“忘记”的一小块硬面包和在女仆鄙夷目光的监视下喝几口煮菜水。她最大的自由是当吃不起午饭的时候饥肠辘辘地在广场和公园里游荡。然而，就连这样一点自由，也被舅父胡安诬为在外放荡。堂堂的大学生安德烈娅已经沦为多余的人了。生路艰难，何谈自由。

混乱的家庭环境让她彻底失望了，安德烈娅将希望寄托到学校生活中。她似乎从女友埃娜那里得到了友情和宽慰，但是那是什么样的友情呢？当埃娜和情人卿卿我我无限欢乐时，她只不过是伴随着发出几声怅惘的笑，尔后便是不可名状的内心空虚；当埃娜为了替母亲报仇，用女性武器同罗曼殊死搏斗时，她只不过是跟随着分享一点无名的惊惧，尔后便是舅父罗曼留给她的美好幻象被彻底摧毁，她更深地堕入了孤独寂寞之中；在同埃娜的交往中，由于社会地位的悬殊，她一刻也没有摆脱掉自卑心理，友情的主动权完全操在埃娜手中，她只不过是一个附庸。埃娜的胜利并没有给她带来欢乐。

由于偶然的会，安德烈娅闯进了一群文化青年的圈子。这些人自吹自擂，高谈阔论。安德烈娅从这里听到了许多轶闻趣事，耳目为之一新，自以为进入了新的生活天地，捕捉到了新的希望。然而，曾几何时，当她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伙迂腐无能的空谈家的时候，这帮人已经带着他们的空谈销声匿迹了。

安德烈娅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接受过爱的追求，但是，她很快就发现了，这只不过是色情与饥饿相混杂的变形的爱，她不能不当机立断，即刻摆脱掉。

安德烈娅憧憬过爱情，然而，当她充满幻觉地热烈追求的时候，却遭到了无情的鄙夷和愚弄。

一年过去了，一切希望全幻灭了，安德烈娅不得不离开巴塞罗那另谋生路。她带着更加破旧的小提箱，带着满腹的惆怅和对未来的彷徨，离开了外祖母的家。她的确是一无所获啊！

埃娜为她设计的未来生活会不会更光明一些呢？社会依旧是那个社会，安德烈娅依旧是那个安德烈娅，生活境遇依旧是寄人篱下。否定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安德烈娅追求的自由，内容是十分朦胧含混的，充其量不过是一点生存的自主权。可就连这样一点可怜的欲望也未能如愿以偿。其实，这也不难理解，平等、自由的口号，资产阶级喊了几百年了，可对于贫民百姓说来，只要社会制度不改变，它将永远是一句空话。社会发展的历史是决不会让安德烈娅得天独厚的。

诚然，《一无所获》对西班牙黑暗社会的揭露和批判未免有些软弱乏力，但是如果考虑到作品产生时的社会状况，就不难发现这种批判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当时的西班牙，正处在一个举世瞩目的黑暗时期，严酷的法西斯统治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战争时期的许多有进步倾向的作家，有的逃亡国外，有的被捕入狱，有的惨遭杀害，文坛一片沉寂。《一无所获》的问世，冲破了这种沉闷，为文艺反映现实社会开了先例。正因为这样，《一无所获》的发表，引起了文坛的极

大关注，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成为一九四四年纳达尔首届文学奖的获得者，并于一九四八年获得了西班牙皇家学院的法斯坦拉斯（Fastenrath）奖。

卡门·拉福雷特是位多产的作家，继《一无所获》之后相继发表了《新的女性》、《呼唤》、《时间之外的三步》等中篇小说，其中《新的女性》获一九五六年赛万提斯文学奖。

本书翻译中，得到了在天津外语学院任教的西班牙文学硕士卡罗达·尼古拉斯小姐的帮助；陈邦俊同志认真修改了译稿。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由于水平所限，翻译中错误难免，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主 要 人 物 表

安德烈娅——小说的主人公，从乡下到巴塞罗那上大学的十八岁的少女，寄居外祖母家。

安吉斯蒂阿丝——安德烈娅的未出嫁的姨妈，后到修道院当修女。

罗曼——安德烈娅的舅舅，最后自刎身死。

胡安——罗曼的弟弟。

格洛里亚——胡安的妻子。

安东尼娅——安德烈娅外祖母家的女仆。

老太太——安德烈娅的外祖母。

埃娜——安德烈娅的同学，朋友。

玛格丽达——埃娜的母亲。

海梅——埃娜的未婚夫。

有的时候
一丝苦涩的味道，
一股难闻的气息，
一道诡异的闪光，
一声失谐的音律，
一次无意的触及，
仿佛永恒的存在，
被我们的感官所获知，
而且在我们看来，
这一切全是无须怀疑的真实……

摘引自胡安·洛蒙·希门尼斯《一无所获》

第一部

第一章

最后一刻遇上了困难，我没有买上原打算乘坐的那趟火车的票，只好搭上了另一次列车。抵达巴塞罗那^①时，已是午夜时分了。谁也没有去接我。

这是我头一次独自夜间旅行，可我并不胆怯。一个人无拘无束地在夜阑人静时漫游，我倒觉得是一种惬意的刺激性的历险。疲惫、漫长的旅行之后，血液又在我酸麻的双腿中开始流动了。我惊喜地注视着宏伟的法兰西火车站和一堆堆的人群，他们到底等来了我们这趟晚点三小时的客车。

我终于来到了这座虽然陌生而在我的想象中备受崇拜的大都市。一切景象全让我惊叹不已，就连那奇异的气味、嘈杂的人声和总是昏暗的灯光，在我看来都是那么迷人。

我犹如大河中的一滴水，汇集在扛着行李的人流中涌出车站。我的行李是一只沉重的箱子，装的几乎全是书，仗着年轻并充满渴望，我自己使出全身力气提着它。

徐徐吹来的凉爽的海风，伴随着对这座城市的第一个模糊印象沁入我的肺腑。眼前是一幢幢沉睡的建筑物、已停止营业的商店、象神态恍惚寂寞的哨兵似的街灯。在晨曦的喃喃细语中，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大海近在咫尺，在我身后，

^①西班牙第二大城市，濒临地中海。

也在我心上。面对大海的，是许多通向泊尔内^①的神秘小巷。

我笑容满面，被海风撩起的旧大衣扑打着我的腿。我自己提着箱子，没有理会殷勤招揽生意的脚夫。我这副模样也许有几分怪气。

刚下车的人，有的跑上去叫走了仅有的几辆出租汽车，有的挤上了电车。不大工夫，宽阔的人行道上就剩下我孑然一身了。

有一辆战后又重新出现的那种老式的马车停在我面前。我毫不迟疑地跨了上去，惹得后边一辆马车的车夫直眼红，失望地摇晃着他的草帽。

我坐着这破旧的马车，走过宽阔空荡的大街，穿过亮如白昼——这正是我所希望的——的市中心。街景美不胜收，可惜路途太短了。

马车拐过大学广场。这座富丽堂皇的建筑物似乎在郑重地向我致意，欢迎我。我心头感奋激动。

我们朝阿里巴乌大街赶去，那里居住着我要投奔的亲戚。十月的阿里巴乌大街，香蕉树郁郁葱葱。街上静悄悄的，家家户户的阳台都没有灯光，那里边有千百个生灵在呼吸。车轮滚动声在我耳边萦绕。骤然间，马车发出刺耳的尖叫，摇晃了一下，停住了。

“到了。”车夫说。

我抬头望着眼前的宅第。带有乌黑铁栏杆的一模一样的阳台一个接一个，保守着各家各户的秘密。猜不出将来我会哪个阳台上探头。我用微微颤抖的手，把几枚镍币递给注

^①巴塞罗那的一个区。

视着我的车夫。当他在身后用力关上车门，震得门上的铁片和玻璃哗哗作响时，我已提起箱子，缓慢地拾级而上了。

在我看来，一切都变得新鲜了。在电灯光照射下的人们的形象，狭窄陈旧的莫赛克台阶的样子，现在已经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

走到正门前，一种畏惧，叫醒那些陌生人的畏惧，陡然向我袭来。但他们毕竟是亲戚，犹豫了片刻，我开始怯生生地叫门。没人答应，我心跳起来。再摁门铃，听到一个颤悠悠的声音：“来了！来了！”

一阵忙乱的脚步声，接着是一双笨拙的手拨弄着门后的插销。

随后的一切便是一场恶梦。

我面前是一间客厅。悬挂在屋顶的一盏精美华丽的大吊灯上结满了蛛网，枝形灯架的支柱上，只有一个灯泡发出微弱的光。客厅里，横七竖八堆满了家具，象在搬家。我第一眼看到的是位老态龙钟的妇人，她穿着长衬衣，肩上披着三角头巾。我以为走错了门，可老太太脸上的笑容是那么慈祥，使得我确信她就是外祖母。

“是格洛里亚吗？”她喃喃问道。

我说不出话，只摇了摇头。但我在暗处，她没看见。

“过来，你过来呀，我的孩子。愣着干吗？天哪，可别让安吉斯蒂阿丝知道你这时候才回来！”

我感到好奇，便拿起箱子，随手关上门。老太太神色慌张地喃喃自语起来。

“不认识我啦，姥姥？我是安德烈娅。”

“安德烈娅？”

她半信半疑，努力在记忆中搜寻，那副表情真叫人可怜。

“对，亲爱的姥姥，我是你外孙女……我没能象信上说的那样在今天上午到。”

老太太依然不太明白。这时，客厅的一个门里出来一个穿着睡衣的又高又瘦的人，打破了这个僵局。他是我的一位舅舅，叫胡安。他瘦骨嶙峋，经那只唯一的灯一照，活象架骷髅。

他叫着外甥女，刚在我肩上轻轻拍了几下，外祖母便张开双臂，搂住了我的脖颈。她噙着泪水，连声叫着“可怜的孩子……”。

我始终觉得有一种压抑感。客厅里闷热得令人窒息，空气似乎停滞了，霉烂了。一抬头，我看见几个幽灵似的女人。刚依稀看清其中一个，我便觉得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她的黑上衣乍一看象件长睡衣，她身上的一切，甚至向我微笑时露出的浅绿色的牙齿，似乎都令人恐惧，使人心悸。一条狗跟着她，张大了嘴打呵欠。狗也是黑的，犹如她的丧服的延续。随后我听说她是仆人。再没有比她给我印象更不愉快的女仆了。

从舅舅胡安背后钻出另一个清瘦的年轻女人，她裹着床单，微红的头发纷乱地披在削瘦苍白的脸庞和床单上，这更增添了客厅的凄凉。

我觉得外祖母的脑袋还靠在我肩上，臂膀仍然紧抱着我。所有的身影都在我眼里延伸，变得阴郁。它们颇长、平静、悲伤，犹如乡村守灵时的灯光。

“好了。这就行了，妈妈，这就行了。”是一个冰冷的、似乎烦恼的声音。

我这才知道身后还有个女人。一只手搭在我肩膀上，另一只摸着我的下巴。我个儿就够高的了，可我这位安古斯蒂阿丝姨妈比我更高，我不得不仰着脸看她。她略带着一丝鄙视的神情，花白长发飘洒在双肩，忧郁的长脸显得颇有几分美丽。

“我今天上午把你好等啊，孩子！……哪想到你会在深更半夜到达。”

她身着长长的白睡衣和蓝背心，放下了摸我下巴的那只手，站在我面前。

“我的天哪，都乱套了！这么一位姑娘，孤零零的……”

我听见胡安在嘟哝。

“全是安古斯蒂阿丝捣的鬼。”

安古斯蒂阿丝佯装听不见。

“好了，你大概累了。”说完，他又对穿着一身黑的女人说，“您得给孩子准备张床。”

我确实累了，我还觉得身上太脏。那些人在光线昏暗、家具狼藉的客厅走动，张望，他们似乎勾起了我对业已忘却的旅途中的闷热与煤烟的全部回忆。我焦急地渴望吸一口洁净的空气。

那个睡眠惺松披头散发的女人朝我微笑，并以同样的表情瞅着我的箱子。我也只好回过头去，看到我那位“旅伴”像个无依无靠的乡下佬似的停在那儿，我心头油然升起了惻隐之心。它是浅褐色的，外边扎有绳子，站在我旁边，成了那奇怪的聚会的中心。

胡安凑近我：“安德烈娅，你还不认识我的妻子吧？”说着他推了推披头散发的女人的肩膀。

“我叫格洛里亚。”她说。

外祖母在看着我们笑，目光急切。

“嘿！……握什么手呀！快拥抱吧！孩子们……对，对！”

格洛里亚对我耳语道：“你害怕吗？”

我这时确乎有些害怕，因为我看见胡安的脸在紧张地抽搐。他是想笑。

安古斯蒂阿丝又发号施令了：“走吧，走吧，睡觉去。不早啦。”

“我想稍微洗洗。”我说。

“什么？大声说！洗澡？”

安古斯蒂阿丝和其他人的眼睛瞪圆了，惊奇地瞅着我。

“这儿没热水。”安古斯蒂阿丝终于开口了。

“没关系……”

“都这个季节了，你还敢洗淋浴？”

“是的。”我说，“是的。”

清凉的水浇在身上多么爽快呀！躲开那些奇怪的目光是多么轻松呀！洗澡间大概从未使用过。肮脏的镜子里映出——整座宅第的灯光，绿幽幽的多么暗淡啊！——结满蛛网的低矮的屋顶和光亮的水线中的我。我踮起脚，立在很脏的瓷砖地上，竭力不碰那乌黑的墙壁。

洗澡间恰似巫婆之家。在涂抹得乱七八糟的墙上，印着钩状的手印，象是有人绝望地叫喊时手抓的痕迹。灰皮剥落的地方比比皆是，犹如张着无牙的嘴巴，嘴边渗着水珠。镜子上边挂着——因为别处空间太小——一幅难看得怕人的静物画，它的深色背景上淡淡地现出鲷和洋葱头。歪歪斜斜的水龙头在狞笑。

象喝醉了似的，我眼前仿佛闪现出奇形怪状的东西。我蓦地关上水龙头，刚才它那晶莹的水线符咒般地保护了我。现在，肮脏的器物当中只剩下我了。

我不知那天夜晚是怎么入睡的。在为我安排的屋子里，摆着一架大钢琴，键盘裸露着。许多穿衣镜——其中有几块很贵重——挂在墙上。还有一张中国式书桌，很多画和五颜六色的家具。这里活象一座被遗弃的宫殿的顶楼，但据说却是家里的大厅。

大厅中央摆着一张折叠床，铺着黑色毯子，我将要睡在这里。床两侧是两排压扁了的安乐椅，如同两列悲恸的人守着灵柩。屋顶上的大灯没有灯泡。钢琴上点着一支蜡烛。

安古斯蒂阿丝在我脑门上画完十字，向我告别。外祖母亲热地拥抱了我，她贴在我胸前的心，象只小动物似的跳动。

“我的孩子，夜里醒来要害怕的话，你就喊我。”她颤巍巍地说。

她又神秘地对我耳语道：“我从来不睡觉，孩子，晚上总在家做点什么。从来不睡觉，从来不。”

他们终于走了，留下家具的影子和我做伴。它们在烛光中晃动，象是获得了生命。处处可以闻到的猫尿般的臭气变得更浓了，我快要窒息了。于是我踩着个椅背，想打开在两幅天鹅绒窗帘之间露出的一个门，天鹅绒帘布上落了厚厚的一层灰。椅背足够高，我的愿望实现了。我看见了与大厅相通的一条露天走廊。有了这种走廊，巴塞罗那的建筑物才会得到充足的阳光。灰蒙蒙的天空中，三星在战栗。看到三星，就象与老朋友邂逅相逢，我突然想哭。

星光的闪动忽然把我带进了见到那些人和古怪家具以前

对于巴塞罗那的全部幻想之中。我害怕上那张棺材似的床。吹灭蜡烛时，我好象被莫名其妙的恐怖吓得浑身发抖。

第 二 章

天亮时，床上的毛毯、被单乱纷纷地散落在地板上。我有些冷，便把它们拣起来，盖在身上。

第一批有轨电车开始在市里奔跑了，透过关得严严实实的门，传来了隐约的车铃声，跟我七岁那年夏天最后一次来外祖父母家时一样。我脑海里立即浮现出渺茫的然而又同刚摘下的水果一样清新的有关巴塞罗那的记忆：在第一批电车的铃声中，安古斯蒂阿丝姨妈走过我那临时搭起的小床前，关上已经过多地射进阳光的窗户；夜晚，当闷热得无法入睡时，耳旁传来电车顺阿里巴乌大街的斜坡往上爬的轰鸣，周围弥漫着阳台下落满灰尘的葱绿的香蕉树枝叶气味。在我记忆当中，巴塞罗那的人行道时常洒得湿漉漉的；咖啡馆里，熙熙攘攘，不绝的人声，随着阵阵吹来的海风飘荡。除此而外的一切——汽车、喧闹、灯火通明的大商场，甚至还有昨天从车站到家的那段使我增加了对这个城市的认识的路程——都显得平庸无奇，虚无缥缈，矫揉造作，如同一件斧痕斑斑的器物，失去了它本来的光彩。

我微闭着双眼，一阵幸运而又热烈的情感油然而生。我的确身处巴塞罗那了。我以前要来巴塞罗那的心情太迫切，有关这个城市的梦幻也太多了。现在一旦真的身临其境，感到简直是奇迹了。城市的第一阵喧哗声告诉我，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真实得如同我本身的存在一样，如同面颊贴着毛毯